



N 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多走的路都算数

□马庆民

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时,几个同事聊到了孩子问题。老曹说:“我儿子本来读的是工程管理,可最近却说要开始搞文学创作,他不仅在网上买各种教材,还花钱报名了写作培训班。你们说这是不是不务正业?以后就业的路难啦……”

还没等老曹说完,老李就插话进来:“你这还是好的,我女儿马上大学毕业了,谁知前一段时间和几个同学组了个什么乐队,你说不去想想考研、工作的事儿,竟然琢磨这些虚头巴脑的,这不是给自己挖坑,自寻弯路吗?”

“现在的孩子啊,都很有自己的想法,过来人的话不听,安排好的路不走,就喜欢另辟蹊

径。”老刘也跟着吐槽。

听着他们的种种抱怨,我默不作声,但心里却很不认同。生活中的我们总会固执地认为人生中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,稍有偏离,就觉得那是错误的、危险的“弯路”,但有些时候其实也并非如此。

记得我读大二时,我们整个宿舍都报了摄影的选修课。原本是想着学点摄影技术,最起码可以给自己拍一些美好瞬间吧,可听了几堂理论课之后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,枯燥乏味不说,加上我们的专业跟摄影风马牛不相及,一来二去,我们几个都对这门选修课失去了兴趣,不再去上课。

唯有我下铺的那位同学,

一堂不落地去上,甚至比上专业课还要认真。当时正是冬天,天寒地冻,滴水成冰,他每天都跑到户外拍冰、拍雪、拍风,完成作业。虽然很冷,路也很不好走,但他却丝毫不曾懈怠。当时我们都不太理解,去做一件看起来不会有收获的事情,走了这么多冤枉路,何苦呢?

直到大四实习的时候,我才发现那位同学的选择有多幸运。那时,我们都想进本市最好的一家单位,但适合这个专业的人太多了,岗位早被一抢而空。只剩下宣传部门的一个岗位,但要求懂摄影技术,我们只能望洋兴叹,只有我下铺的那位同学因为有自己的摄影作

品集和获奖证书,顺理成章被留了下来。当时我们一致认为的“冤枉路”,却在那一刻变成了“康庄大道”。

有人会说,能把弯路走成直路,那是一种能力,也是一条捷径。但反过来想一想,倘若把直路走成了“弯路”,会不会有另一番收获呢?

记得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,有人去山中拜访自己的一位朋友,因为是第一次去,所以兜兜转转地走了很多弯路,用了很长时间才最终到达。

他的朋友知道之后,就责怪自己没有去亲自迎接,以至于让他白走了很多路。他却不以为然。他笑着对朋友说:“我虽然走了很多弯路,以至

于没有很快到达你家,却也在在这个过程中多看了很多风景。路边的野花,天空的白云,山涧的小溪……都令我心情愉悦,不虚此行。我应该谢谢你才对!”

他的话看似简单,却蕴藏着很深刻的道理。我们在人生旅途中也是这样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不得不走一些弯路,不得不绕一些远路。但那些看似多走过的路上,有时候却藏着不同寻常的风景,也藏着意想不到的机会。

世界上没有白走的路,每一步都会算数。所以,不管是直路,还是弯路,我们勇敢跨出去的每一步,都将会为未来的精彩埋下伏笔!

F 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两床羽绒被

□陈 奇



羽绒被,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种高档消费,一般人都舍不得买或买不起。可令人出乎意料、甚至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却发生了:作为在苦难中出生,在苦难中成长,一向以“超级”会过、俭朴出名的我,竟然能倾其积蓄,接连购买了两床羽绒被。

1984年早春二月,组织上一纸调令,把我正式调到报社,专职从事新闻工作,实现了我的新闻梦、记者梦。激情燃烧、豪情满怀的我,天天采访写稿通宵达旦,近乎疯狂。初进报社,就成为业务骨干。

一个星期天,为让我放松一下,结婚几年来妻子第一次提出让我陪她逛街。我虽极不情愿,可看到她近乎乞求的目光,还是勉强同意了。我和妻子逛至第二百货大楼时,营业员热情推介的一种刚刚推向市场的羽绒被紧紧吸引了妻子。这款由鹅、鸭羽绒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羽绒被子,轻、柔、软、暖,与传统的祖祖辈辈盖的又板又硬又沉又不暖和的老棉套被子相比,简直有天渊之别。妻子翻过来正过去地看着羽绒被,不停地用手抚摸且又贴在脸部胸部,感受其无比舒适之幸福。可一问价格,竟高达450元,最优惠价也得400元。我和妻子一听都懵了,我们两口子的月工资加到一起也就一百多元,近两年好不容易攒下800多块钱,买床羽绒被要花掉近一半的积蓄。我舍不得买,便劝说妻子等以后钱多了再买,可她抱着被子爱不释手,坚持要

买。此时,几位售货员和一些顾客也凑过来劝我买下。没办法,我极不情愿地对妻子说:“你真想买,那就买吧。”

当天晚上,妻子就将床上的老棉被叠好放在了一边。我平生第一次盖上这种被子,轻得像没盖任何东西似的,却柔软暖和得让人舒服极了,我和妻子都沉浸在幸福之中。可正是这被子的高度舒适,使我突然想到距我住的酒厂家属院仅一道街的母亲,仍然盖着不知有多少年的旧棉被。顿时,我不安起来:“这怎么行,应该让娘先盖上好被子才对呀!”

妻子见我躺在被窝里不时地来回翻身,不解地问我:“你是咋回事?不舒服吗?这么好的被子不好好睡觉,还唉声叹气的,有什么心事?”我只好实言相告。妻子没有说话,我看她的心情也变得复杂起来。停了一会儿,我继续和她商量:“你看这样行吗?咱娘年纪大了,存款折上的钱还够买一床的,我明天取完再买一床给娘送去。家里没钱了,咱以后再攒!”妻子仍然没有说话,只是悄悄地擦着眼泪。

第二天吃完早饭,我就先去银行取了钱,再去第二百货大楼匆匆买了羽绒被给母亲送去。操劳一生的母亲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被子,她抱在怀里又惊又喜又疼钱,急切问我:“小,恁好的被子啊,花了多少钱?肯定很贵,你盖吧,我不盖!”我一听母亲说不盖,急了,说:“娘,我买了两床呢,咱一家一床,你盖就行了,甭问多少钱啦!”我又担心母亲舍不得盖,立马就把她多年的又沉又板又硬又不暖和的老棉被从床上取下,并放在高高的大柜子顶上,给她铺上崭新的羽绒被,这才像完成一桩神圣使命似的,放心地、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。

如今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2012年春节前夕,一生命途多舛、多病缠身、85岁的母亲,虽经多方救治,还是安详地闭上了眼睛,永远地离开了一群紧紧围绕其病床边的儿孙。后事办理完毕,我在整理她老人家的遗物时,发现这床羽绒被还在。虽几经更换被罩,可仍然完好无损。我不由得泪流满面,将其紧紧抱在怀里,亲了又亲……

R 人生百味
enshengbaiwei

舞者的表演

□杨仲凯

早晨或傍晚,许多城市的广场,都会有大妈们跳广场舞。

我很奇怪,那些翩翩舞者忘情投入,所为何来。但我想起一件往事,若有所悟。

我年少时,社会文化生活还很单调。我赶上了青年男女拎着大号录音机在街上跳舞的年代,他们穿喇叭裤,戴墨镜,跳迪斯科,劲舞热烈,逸兴遄飞。那时,我还是个孩子,看着他们,我常常目瞪口呆。记得有一次,在我的教室里,我们这些中学生正在召开新年联欢会,突然一群不速之客闯入教室,把班主任吓得花容失色,我们这些孩子也都不知所措。为首者大声说:“借用一下教室!”他们完全没有经过老师同意,就用自带的录音机放起音乐

来,然后他们就尽情地扭起来、吼起来。他们跳了一会儿就离开了。风一样地来,又风一样地走了。

他们为什么要那样?多年来,我偶尔想起那个场面,还觉得像梦境一般不真实。今天,我忽然想明白了:他们借用的不仅是教室,也是我们这些小观众。他们期盼自己的表演得到关注,但我们的表现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

再看跳广场舞的大妈们,她们好像也不完全是为了健身,也有表演的意思。任何的舞者,都是一种表演。她们既是跳给自己的,也是跳给别人看的。

也许,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。

